

落帆樓文集

兵爲聲援承裕畏怯不敢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  
土豪啗之曰谿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  
力戰但謀走耳今敗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踵  
擊之明日至會河川承裕兵大潰承裕脫身走入宣德  
大元游兵入居庸關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決于是  
役衛紹王猶薄其罪除名而已按一統志宣平廢縣在  
萬全左衛西十里衛在懷安縣東北六十里會河堡在  
衛西東南二洋河合流處水道提綱曰東洋河卽古于  
延水其源曰兆哈河在正黃旗察哈爾車卜兆哈嶺之  
東東南流入邊城經山西新平堡之北平遠堡之南又  
東流經直隸西陽河堡柴溝堡之南有西洋河自西南

來會西洋河西出陽和邊外太僕牧地東南流入邊城  
靖魯堡北守口堡南又東經陽高縣城北又東流至天  
成衛西北有二水自西南來會又東經城北又東入直  
隸界東北流至萬全縣西南之柴溝堡東南與東洋河  
合既合東流至萬全驛北有一水南自懷安縣東北流  
注之按自懷安縣東北流合東洋河之水卽南洋河也  
萬全驛置在萬全左衛城中會河堡在左衛之西卽在  
萬全驛西承裕自野狐嶺退至宣平縣中夜率兵南行  
明日敗于會河川則宣平縣在會河堡西北其相去當  
不止十里矣金史地理志撫州柔遠縣有得勝口舊名  
北望淀大定二十年更名金之撫州卽元皇慶後之興

和路一統志張家口在萬全縣東二十里興和故城在鑲黃旗牧廠西南二十里南至張家口百里方輿紀要萬全右衛初與左衛同城永樂二年城德勝口移衛治焉德勝口卽得勝口卽今之萬全縣也紀行過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扼胡嶺然後北過撫州然則得勝口爲撫州南界之泊扼胡嶺又疑卽野狐嶺之異名矣方輿紀要翠屏山在萬全右衛北三里兩峽高百餘丈望之如屏宋嘉定四年蒙古敗金將胡沙虎于翠屏山遂取西京卽記之翠峴口矣

自首至此爲第一節釋野狐嶺翠峴口兼釋宣平縣會河堡得勝口等地

紀行曰北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  
有廨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隸州之鹽司州之  
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  
按紀行于撫州下言北入昌州而不言過蓋里泊記言  
北過撫州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盡邱垤鹹鹵地始見  
人煙二十餘家南有鹽池而不言過昌州就記言攷之  
蓋里泊在撫州東北金志泊屬撫州豐利縣縣以泥濼  
置則蓋里泊當在泥濼側近水道提綱及一統志皆謂  
泥濼在蘇尼特右翼南六十里據一統志鑲黃等四旗  
牧廠南至宣化府邊界四十里北至鑲黃旗察哈爾界  
一百十里鑲黃旗察哈爾南至鑲黃旗牧廠界七十里

北至蘇尼特右翼界一百二十里蘇尼特右翼在張家口北五百五十里南至鑲黃旗察哈爾界一百二十七里北至瀚海一百八十里計由鑲黃旗牧廠北至蘇尼特右翼四百二十里由撫州故城北至泥濼三百八十里而由泥濼北至瀚海止二百四十里泥濼去撫州如是之遠較記與紀行所言不合方輿紀要云金昌州在興和西北又云威寧廢縣北有昌州城按威寧縣金屬撫州故城在正黃旗察哈爾西南八十餘里地在撫州之西昌州在威寧之北則在撫州西北而蓋里泊在撫州東北然則張參議出撫州西北行故經昌州而不經蓋里泊真人出撫州東北行故經蓋里泊而不經昌州而

度漠則皆至魚兒濼也蓋里泊當與泥濼相近而一統志蘇尼特右翼有占木土鹽泊在右翼東南七十里西刺布祿泊在右翼西三十五里不知孰爲蓋里泊矣水道提綱蘇尼特部有滾泊在左翼南七十里黑水濼在左翼西南一百二十里鞏濼在左翼西南九十里古爾板馬潭泊在左翼西三十五里最大者曰呼爾泊在左翼東南六十五里據一統志右翼東至左翼界一百三十里左翼西至右翼界百里蓋里泊必在左右二部諸泊之內但不知何泊爲是而呼爾泊疑卽太祖紀之大水濼若昌州之狗泊則竟不知所在也金史徒單鎰傳鎰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

必然不若入保大城并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政事移刺參知政事梁鏜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鎰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願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其後失昌桓撫三州衛紹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頃之東京不守衛紹王自訟曰我見丞相恥哉紀行曰昌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互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保障也城有成者之所居按金史張萬公傳初明昌間有司建議自西南



西北路沿臨潢達泰州開築壕塹以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爲風沙所平無益于禦侮而徒勞民上因旱災問萬公所由致萬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所言罷之爲便後丞相襄師還卒爲開築民甚苦之此之堡障當卽襄所築也

以上爲第二節釋蓋里泊兼釋昌州

紀行又曰自保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邱阜然旣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按紀行自保障至魚兒泊行十一驛自昌州以上皆不著道里長春則

于二月十五日過蓋里泊三月朔出沙陀至魚兒樂凡  
行半月紀行曰魚兒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  
達于南北泊之東遶有公主離宮宮之外垣高丈餘方  
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以龜軒旁列兩廡前  
時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  
中有一樓榜曰迎暉按此公主不知何人所尙元代諸  
部落之世尙主者亦乞列思部居中白達達部居西宏  
吉刺部居東魚兒泊直昌撫等州之北疑是亦乞列思  
部分地李禿傳李禿亦乞列思氏太祖妻以皇妹帖木  
倫皇妹薨復妻以皇女火臣別吉李禿從征西夏病薨  
追封昌王魚兒泊之離宮究不知何公主所居疑未能

證矣太祖紀九年夏六月避暑魚兒濼蓋離宮本是帝  
所居後以賜公主耳按元之魚兒泊與遼之魚兒濼名  
同地異元魚兒濼直昌撫等州沙漠之北遼魚兒濼則  
與長春州混同江相近遼史聖宗紀太平二年春二月  
辛丑朔駐蹕魚兒濼三月甲戌如長春州四年春正月  
如鴨子河二月己未獵撻魯河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  
撻魯河曰長春河五年春正月乙酉如混同江二月如  
魚兒濼三月如長春河撻魯改曰長春必在長春州側  
近地理志長春州本鴨子河春獵之地營衛志鴨子河  
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  
則長春州逼近混同江與宗道宗諸紀屢言如魚兒濼

而史文皆與如混同江春州等比月相連則遼史之魚兒灤西去直昌撫等州北之魚兒灤甚遠然太平四年魚兒灤有聲如雷其水一夕越沙岡四十里別爲一陂與紀行魚兒泊有二中有陸道達于南北之言頗相似而以史攷之實是二地蓋元之魚兒灤在遼上京臨潢府西北沙漠外而遼之魚兒灤則去長春州頗近道宗紀大安四年春正月庚戌如混同江二月己丑如魚兒灤己亥如春州春州卽長春州己丑至己亥十日若爲上京西北沙磧外之魚兒灤則東至混同江畔之長春州非十日所能到遼之遊幸亦不應倏東倏西如此矣按一統志遼魚兒灤在郭爾羅斯前旗西北五十里遼

長春州故城卽金泰州故城在郭爾羅斯前旗東南三百里混同江在郭爾羅斯前旗東一百七十里旗東至奉天永吉州界一百七十里西北至科爾沁界一百四十里科爾沁右翼前旗東南至郭爾羅斯界一百八十里洮兒河在右翼前旗西四里卽遼之撻魯河也然則遼之魚兒濼在長春州西北三百五十里撻魯河在魚兒濼西北三百里矣地志家又以興和城西之濼當元太祖避暑之魚兒濼殊誤太祖不避暑于撫州境也

以上爲第三節釋魚兒濼元與遼名同地異

紀行曰自魚兒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頽址望之縣延不盡亦前朝所築外堡也自外堡行十五驛抵一河

探廣約什虜怛之三北語云翕陸連漢言驢駒河也夾岸多叢柳按紀行自魚兒泊至驢駒河行十九驛而記言三月五日自魚兒灤起之東北行二十餘日方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者蓋驢駒河由西南趨東北張參議自魚兒泊西北行故十九驛而至真人以赴斡辰大王之請自魚兒灤東北行故二十餘日方見入臚胸河之沙河也北人讀陸局音如臚胸故記謂之陸局河矣元史謂之怯綠憐河也元太祖諸弟皆封在東方斡辰大王宗室表作斡赤斤國王據此記知斡赤斤營帳在臚胸河南記言水濡馬腹者謂沙河也渡河北行渡沙河也今輿圖及水道提綱臚胸河之北有沙水南注

而南則無有蓋塞外小水隱見不常故不能合矣記言  
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帳下十七日大王送行馬首西北  
二十二日抵陸局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計自斡辰大  
王帳下至臚胸河行五六日則斡辰之帳似在今喀爾  
喀東部車臣汗左翼後旗北境中左旗之東境積水成  
海周數百里似卽水道提綱之杜勒鄂模矣牙忽都傳  
北安王駐帖木兒河乃顏也不堅有異圖引兵趨怯綠  
憐河大帳王遣闊闊出禿禿哈率眾追之時怯必禿忽  
兒霍台誘蒙古軍二萬從乃顏牙忽都知之夜襲其河  
上軍突入帳中遇忽都滅兒堅幾獲之也不堅卽也不  
干斡辰之曾孫也乃顏者太祖弟別里古台之曾孫別

里古台傳以斡難卻魯之地建營以居是別里古台分地並斡難河在斡辰之北時也不堅從乃顏叛故引兵趨怯綠憐矣記言並河南岸西行行十有六日河勢繞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則在今車臣汗本旗之西南右翼中前旗之南右翼中右旗之北也臚胸河至右翼中前旗之西南折而東南流水道提綱所謂克魯倫河自源西南流四百數十里折而東南流者也亦史所謂怯綠憐河曲矣紀行曰驢駒河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  
有魚長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行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雜以蕃漢稍有屋宇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菽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漢言



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常有陰靄之氣覆其上焉按黑山在臚胸河北當河曲之中亦幹辰大王分地撒吉思傳初爲太祖弟幹真必闡赤領王傳幹真薨長子只不干早世適孫塔察兒幼庶兄脫迭狂恣欲廢適自立撒吉思與火魯和孫馳白皇后乃授塔察兒以皇太弟寶襲爵爲王撒吉思以功與火魯和孫分治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其北火魯和孫理之幹真卽幹辰火魯和孫分理黑山以北則幹辰之地跨臚胸河南北西至河曲矣按驛路本由魚兒灤西北行徑抵臚胸河曲當黑山之陽參議所行是也真人以赴幹辰之請改向東北行則非驛路由

王帳下西至臚胸河曲方與魚兒灤驛路合故記言西南接魚兒灤驛路也自河曲以西與參議行途合矣紀行曰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抵一河深廣加翕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獨刺漢言兔兒也按渾獨刺今曰土刺河太祖紀帝以汪罕與烈祖交好遂會于土兀刺河上尊汪罕爲父乃蠻部長不魯欲罕不服帝與汪罕征之汪罕夜然火營中示人不疑潛移部眾于別所及旦帝始知之因疑其有異志退師薩里河汪罕亦還至土兀刺河洪茶邱傳從丞相伯顏北征至脫刺河猝與賊遇茶邱突陳無前土土哈傳至元十四年土土哈追

脫脫木至秃兀刺河三宿而後反尋復敗之于幹歡河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爲土土哈所執盡得其情以聞有旨令勝刺哈入朝將由東道進土土哈言于北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旣而有言也不干叛者眾欲先聞于朝然後發兵土土哈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卽圖之否則與約而還卽日啟行疾驅七晝夜渡秃兀刺河戰于孛秃嶺大敗之也不干僅以身免土兀刺脫刺秃兀刺皆卽渾獨刺之轉譯音無定字語有輕重故字隨音變矣勝刺哈亦作勝納哈哈丹之孫哈哈丹者太祖弟哈赤溫之孫也玉昔帖木

兒傳乃顏遺孽哈丹禿魯干復叛玉昔帖木兒倍道兼  
行過黑龍江擣其巢穴殺戮殆盡哈丹禿魯干莫知所  
終夷其城撫其民而還哈丹巢穴在黑龍江則黑龍江  
當卽是其分地故土土哈不欲勝納哈往東道矣禿魯  
干疑卽哈丹之弟吳王朵列担也然則哈赤溫分地又  
在別里古台分地東北也太祖諸弟獨搆只哈兒王分  
地不可攷耳憲宗元年東方勸進諸王有也古脫忽亦  
孫哥也古卽也苦亦孫哥卽移相哥三人皆搆只哈兒  
王子也則分地亦在東方特無由知地所在耳紀行言  
西南行九驛抵渾獨刺河記言驛路行十日夏至量日  
景三尺六七寸漸見大山峭拔而不言有河董跋推校

日景而斷其地在土刺河之南喀魯哈河之東近今喀爾喀土謝圖汗中右旗地語最精確蓋真人與參議所行實是一途語有詳畧耳大山峭拔者卽土刺河南岸喀魯哈河東岸之山也

以上爲第四節釋臚胸河兼釋土刺河并東方諸王分地所在

紀行曰過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城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按過兔兒河而西又行一驛然後至契丹故城則城當在喀魯哈河之西土謝圖汗本旗之東北紀行曰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兒紇都乃工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

里水極激澈北語謂吾悞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按水道提綱曰朱爾馬台河出額黑鐵木兒山南麓東南流繞布庫鐵木兒山足三面東北流曲曲三百餘里瀦爲池曰察罕鄂模廣數十里又東北流百里有布勒哈爾台河南自達爾湖喀刺巴冷孫地之池水東北流來會又東北入鄂勒昆河布勒哈爾台與畢兒紇都音相近察罕池東北流百里與布勒哈爾台河會與紀行過畢兒紇都又經一驛過大澤泊之言合又自布勒哈爾台河東至喀魯哈河里數與紀行行三驛之言亦合然則吾悞竭腦兒卽今察罕池池西南百餘里實元和和林城所在矣太宗紀九年春

獵于揭揭察哈之澤夏四月築掃隣城作迦堅茶寒殿  
地理志迦堅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餘里錢大昕謂迦  
堅茶寒卽揭揭察哈譯音有輕重耳揭揭察哈憲宗紀  
又作怯蹇义罕然則殿以澤得名殿在和林城北七十  
餘里澤亦當相近察罕池卽揭揭察哈澤無可疑矣紀  
行曰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四望地  
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  
叢柳而已中卽和林川也歐陽元高昌僕氏家傳曰和  
林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斡爾汗一經城西  
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班達彌爾三水  
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僕輦傑河按忽爾班達彌爾卽

今塔米爾河水道提綱曰他米勒河亦曰塔米爾河有南北兩源南源出杭愛山北麓在鄂勒昆源之西者曰阿索郭特河西北流百里許又在其西五十五里者兩澗北流而合又在其西南九十里者三澗合而東北流有西北來二水皆會又東北始曰他米勒河又北而會阿索郭特河皆杭愛以北水也又東北會東南來一水其東卽蘇巴勒干山又北經特禮布拉克地東受西北來一小水又東北受西北來之朝穆多河又東北經布拉干地南受西北來一小水稍東有車車勒里克河自南來會又東北受西北一小水又東北折而北流有一河合四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北與北源會北源出枯庫



東麓在杭愛山西北三百里有二澗東北流而合又北  
會東南外來一水又東北而三澗自西北合而東流稍  
北來會又東北會西北來一水又東會南來一水又東  
北會西北一水始曰他米勒河北岸連山卽哈瑞河諸  
源也又東流受北一水又東有一河西南自哈龍恩格  
勒山東北流合二水來會又東瀦爲台魯勒倭黑池廣  
數十里中有一山又東流有察罕烏林河自西北來會  
其南岸卽布拉干北山也又東北百數十里而南源自  
西南來會又東曲曲百里折而東北百里會鄂勒昆河  
此水兩源俱五百餘里始合又二百里入鄂勒昆自杭  
愛山以北枯庫嶺以東諸泉皆會入焉按二源會合之

後又東北二百里入鄂勒昆計自和林城東北百餘里至察罕池又東北百里至布勒哈爾台又東北至鄂勒昆實二百數十餘里而鄂勒昆河自東南趨西北塔米爾河南源自西南趨東北以道里覈之南源實在故和林城西則卽和林川矣北源乃塔米爾河耳幹爾汗卽鄂勒昆也或者南北二源俱爲塔米爾河則入察罕池之朱爾馬台河當是古之和林川三水會合之地計去和林城約有三百里而僕氏家傳云三十里傳寫誤耳以水道提綱所載攷之張與歐陽之言一一宛合而提綱三述和林顧皆不得其實一疑在色楞格河之北一疑在鄂勒昆河南源之北則由惑于烏倫烏林皆和林

之轉而不知和林川實自南而北非自北而南也一疑  
在塔米爾河北源之南其說近矣而覈其地猶在和林  
川西非和林城所在也良由詳徵今圖無暇考古故耳  
然非有詳徵今圖若提綱一書亦無由得和林所在矣  
然則和林城在今三音諾顏右翼中右旗之東北額魯  
特旗之西北也一統志和寧路其地在杭愛山東鄂爾  
渾塔米爾河之間斯言得之地理志太祖十五年建都  
和林按十五年太祖在西域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  
月克尋思干城駐蹕也石的石河秋克幹脫羅兒城駕  
未嘗中回安得有都城之建又十五年歲次庚辰正眞  
人由燕京往德興之歲記云師聞行宮漸西春秋已高

欲待駕回朝謁則自前年征西域後駕實未嘗中回也  
且太祖所居之見于紀者六年春帝居怯綠連河十一  
年春居臚胸河行宮十九年由西域班師二十年春正  
月還行宮二十二年秋七月崩于薩里川哈老圖之行  
宮本紀中不見有和林之名安得謂和林爲太祖所建  
太宗元年秋八月諸王百官大會于怯綠連河曲雕阿  
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卽皇帝位于庫鐵烏阿刺里亦不  
言和林二年春帝與拖雷獵于斡兒寒河夏避暑于塔  
密爾河則始在和林左右斡兒寒卽斡爾汗也嗣是六  
年春會諸王宴射于斡兒寒河而七年春遂城和林作  
萬安宮和林建都實始太宗非由太祖矣記于夏至量

日景長三尺六七寸後云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  
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或云契丹所  
建按紀行過兔兒河後行四驛至畢兒紇都記則行四  
程渡河驛程之數相當所渡之河當是鄂勒昆河也云  
山川秀麗故城地中得古瓦有契丹字則已在和林側  
近而不言和林者是時實未建都故無和林之目也然  
謂行四程渡河渡河已後實多日駐留故至六月十二  
日始宿長松嶺也長松嶺卽紀行所謂山之陰多松林  
矣

以上爲第五節釋和林

契丹故城疑是遼鎮州諸城按遼史蕭撻凜傳撻凜以

阻卜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絕邊患從之聖宗紀統和十二年秋八月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部兵及永興宮分軍撫定西邊以蕭撻凜督其軍事二十二年以可敦城爲鎮州軍曰建安開泰二年春正月達旦國兵圍鎮州州軍堅守三月耶律化哥以西北路略平留兵戍鎮州赴行在地理志鎮州本古可敦城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皇太妃奏置統防維二州又河董城本回鶻可敦城語譌爲河董城東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靜邊城東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皮被河城地控北邊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皮被河出回紇北東南經羽厥入臚胸河沿河董城北東流合沱濼河按地理志

敘鎮州以下諸城自西而東鎮州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以道里校之實與記所指西故城相合蕭撻凜傳不言三城之名可敦當卽其一後改爲鎮州耳蕭圖玉傳統和初爲烏古部都監十九年總領西北路軍事開泰元年七月石烈太師阿里底殺其節度使西奔窩魯朵城蓋古所謂龍庭單于城也已而阻卜復叛圍圖玉于可敦城勢甚張圖玉使諸軍齊射卻之屯于窩魯朵城據傳是窩魯朵城與可敦城相近窩魯朵音近窩里朵元世窩里朵雖無定所其名當出于此故史亦謂之龍庭可敦城與窩里朵城相近然則記所指之契丹西故城其卽鎮州所在乎耶律撻不也傳阻卜酋長磨古斯

來侵西北路招討使何魯掃古戰不利詔撻不也代之  
磨古斯之爲酋長由撻不也所薦至是遣人誘致之磨  
古斯給降撻不也逆于鎮州西南沙磧間禁士卒無得  
妄動敵至裨將耶律綰斯徐烈見其勢銳不及戰而走  
遂被害鎮州西南有沙磧或其地尙在記所指西故城  
之西疑未能定矣遼起臨潢居四戰之地西北築諸城  
以控制諸部勢非獲已而當時多患苦之耶律唐古傳  
統和時命唐古勸督耕稼以給西軍田于臚胸河側是  
歲大熟明年移屯鎮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斗米  
數錢重熙間改隗衍黨項部節度使先是築可敦城以  
鎮西域諸部縱民畜牧反招寇掠重熙四年上疏曰自



建可敦城以來西蕃數爲邊患每煩遠戍歲月旣久國  
力耗竭不若復守故疆省罷戍役不報蕭韓家奴傳重  
熙時制詔問繇役何者最重韓家奴對曰最重之役無  
過西戍如無西戍雖凶年困弊不至于此若能徙西戍  
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今宜徙可敦城于近地與  
西南副部署烏古敵烈隗烏古等部聲援相接是遠戍  
之苦當時深患之矣天祚紀大石不自安遂殺蕭乙薛  
坡里栝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  
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牀古兒獻馬四百馳二十西至  
可敦城是大石西行駐軍于可敦城故記以契丹城爲  
遼亡土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矣亦可證是城之當

卽鎮州也記言東西有故城東故城卽紀行過河而西  
行一驛之契丹故城西故城卽紀行腦兒正西之小故  
城蓋東西之言所兼頗廣山川秀麗之云實兼指今鄂  
勒昆河東西兩岸矣

以上第六節釋契丹城

紀行曰和林川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  
圃時孟秋下旬糜麥皆槁問之田者云已三霜矣卽記  
所謂朝暮有冰霜已三降也特記甫初伏紀行則孟秋  
下旬時稍不同又紀行所說尙在和林川中記則十三  
至十七連日山行已在和林西北山中故地氣較寒矣  
紀行曰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

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忽蘭赤斤乃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塌米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墩墩在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奇峻遙望之若大墩然由是名焉自墩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按自和林川西北行五驛而抵唐古河則地當在今三音諾顏中後末旗之西南近哈瑞河發源處唐古河疑卽哈瑞河此水南去西夏甚遠而以爲源出西夏傳聞之譌耳水道提綱曰哈瑞河出西南幹山在齊老圖源之南隔山三百餘里他米勒河源隔山百餘里東北流入色楞格河長九百

里紀行曰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  
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啟行東  
道過石墩子至忽蘭赤斤忽蘭赤斤山名謂形似紅耳  
也東北迤邐入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  
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紀至重九日王帥麾下  
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湮脩時祀也其什器皆用禾樺不  
以金銀爲飾尙質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崦間避冬林  
木甚盛水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爲禦寒之計其服非  
毳革則不可食則以羶肉爲常粒米爲珍比歲除日輒  
遷帳易地以爲賀正之所日大宴所部于帳前自王以  
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按由忽

蘭赤斤東北迤邐入山當是今之賽堪山祭天及避冬之處紀行既不言其地無由知所在矣憲宗紀七年秋駐蹕于軍腦兒醜馬漣祭天軍腦兒亦不知其地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傳太宗皇帝至應州以九日拜天卽親統大兵入陝西蓋祭天無一定之所遇當祭日隨在可祭矣大牙帳則皇帝所在也紀行又曰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趁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漣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煖薪水易得之處以避

之過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  
風土之所宜習俗之大畧也按紀行由和林川往避暑  
處但行五驛而記自六月十三日宿長松嶺至二十八  
日方泊窩里朵之東凡行十五六日是時窩里朵亦是  
駐夏處而遠近不同者蓋張參議于定宗丁未年應世  
祖潛邸之招所往者定宗駐夏之地真人當太祖時所  
往者是太祖皇后駐夏之地故不同矣據真人所行多  
山路又有海子淵深之語疑在今三音諾顏中左旗之  
南中左末旗之西北齊老圖河側近以其所渡之水東  
北流也若踰山而西水皆西南流矣真人行緩或中道  
駐留故二十八日始至也

以上第七節釋皇后窩里朵與紀行所言駐夏處異地

水道提綱據康熙輿圖以色楞格河北源所出之山爲杭愛山頂以塔米爾河南源鄂勒昆河北源所出之山爲杭愛山尾而齊老圖河諸水所出之山皆爲杭愛頂南行支阜近圖移杭愛山于鄂勒昆河之東土謝圖汗旗之西則在故和林之東與舊圖異細釋元史杭愛之名當卽杭海音之轉元史惟太祖紀作沆海山土土哈傳作杭海嶺餘皆作杭海今且以武宗撫軍北邊事攷之武宗紀大德四年八月與海都戰于闊別列之地敗之十二月軍至按台山五年海都入犯武宗與戰于迭

怯里古又大戰于合刺合塔據姚燧撰乞台普濟先德碑言寇出金山南闕別列知闕別列在金山之南據康里脫脫傳大德五年叛王海都犯邊脫脫從武宗討之師次杭海進擊海都大破其眾知武宗于大德五年破海都于杭海又據乞台普濟碑大德五年八月寇大至乞台普濟教吾軍表紅衣于甲以自別俾鬪不迷自是寇望紅衣軍則退不戰碑又云大德五年寇舉國至又戰于哈刺台乞台普濟子也兒吉尼以數十騎出入其陳數四所當披靡莫之與敵寇大駭卻皇上乘之遂大潰斬馘不可級計哈刺台卽合刺合塔曰大至曰舉國至皆舉眾深入之謂深入而敗無一語及和林則戰地



實在和林之西又據牀兀兒傳大德五年海都兵越金山而南牀兀兒急引兵敗之知海都兵又擾金山之南又據乞台傳乞台子哈贊赤大德五年從戰航海從武宗親征哈刺阿荅復從創兀兒征不別八憐八憐之地據牀兀兒傳在金山之南哈刺阿荅卽合刺合塔創兀兒卽牀兀兒據是傳次第知海都兵犯航海戰敗而西走合刺合塔又戰敗而西踰金山至不別八憐也然則航海在合刺合塔之東和林之西矣又按武宗駐冬之按台山當卽乃蠻之按臺太祖之征乃蠻也乃蠻部長太陽罕至自按臺營于沆海山帝與大戰擒殺太陽罕帝卽位復征乃蠻時卜魯欲罕獵于兀魯塔山擒之以

歸太陽罕子屈出律奔也兒的石河上兀魯塔牀兀兒傳作兀兒禿今日阿爾泰皆音之轉卽金山也卜魯欲罕獵于兀魯塔山則金山實乃蠻部落所在按臺必在金山側近疑按臺卽兀魯塔緩言之曰兀魯塔疾言之曰按臺而也兒的石河又在金山西南矣太陽罕自按臺至沆海山實自西而東武宗于四年八月戰于金山之南十二月軍至按臺山則卽踰金山而東想五年必由按臺東歸故海都大舉入犯而遂戰杭海也今齊老圖塔米爾鄂勒昆諸源之山由北而南環繞和林之西實和林西面門戶爲海都東寇必爭之地海都大德五年之寇和林尙未被兵則謂此諸山爲杭海實于形勢

相合杭愛卽杭海音之轉水道提綱之言實是不誤若  
移于鄂勒昆河之東則海都兵未至和林不應寇從西  
來而康里脫脫哈贊赤諸人反東出若海都兵已越和  
林而東則和林要地不應諸傳概未之見而牀兀兒轉  
在金山之南準之情事義證顯然矣一統志杭愛山在  
鄂爾渾源之北直陝西寧夏北二千里許翁金西北五  
百餘里其山最爲高大自山西枯庫嶺北折環繞色楞  
格河上流諸水發源之處抵鄂羅斯國界千餘里鄂爾  
渾塔米爾諸河俱發源于此是一統志亦以杭愛爲在  
故和林之西然則真人由窩里朵西南入山實是杭海  
道也

以上第八節釋杭海

記云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屢見山上有雪  
又三二日歷一山高峯如削松杉鬱茂而有海子南出  
大峽則一水西流雜木叢映按高峯海子大峽雖不可  
悉知而覈其程途則一水西流疑卽今之烏里雅蘇台  
河蓋在今三音諾顏中後旗西矣又云西南過沙場二  
十里許始見回紇決渠灌麥又五六日踰嶺而南至蒙  
古營宿拂廬旦行迤邐南山望之有雪郵人告曰此雪  
山北是田鎮海八刺喝孫也八刺喝孫漢語爲城七月  
二十五日徒單夾谷二妃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  
號泣相迎翌日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按真人于七月

九日由窩里朵起行二十六日至阿不罕山北凡行十八日計其地當在今喀爾喀西部札薩克圖汗左翼左旗界直科布多之東鎮海傳屯田于阿魯歡立鎮海城戍守之卽此之入刺喝孫也夫曰立鎮海城是城名鎮海也城爲鎮海所立遂以鎮海名城劉容傳至元七年世祖駐蹕鎮海小雲石脫忽憐傳以鷹房萬戶從裕宗北征至鎮海是又以城名地矣鎮海又轉曰稱海裕宗傳至元七年秋受詔巡撫稱海王恂傳從裕宗撫軍稱海卽小雲石脫忽憐傳之鎮海也囊加歹傳武宗在潛邸囊加歹嘗從北征與海都戰于帖堅古明日又戰海都圍之山上囊加歹力戰決圍而出與大軍會武宗還

師囊加歹殿海都遮道不得過囊加歹選勇敢千人直前衝之海都披靡國兵乃由旭哥耳溫稱海與晉王軍合牀兀兒傳海都兵越金山而南止于帖堅古是帖堅古在金山之南由金山還師而東道必經鎮海城是稱海卽鎮海矣稱海爲西北要地據地理志及武宗紀中統初置宣慰司都元帥府于和林後分都元帥府于金山之南至元二十六年諸王叛兵侵軼和林宣慰司怯伯乘隙叛去二十七年立和林等處都元帥府大德十一年和林改置行中書省移都元帥府于稱海兼置稱海等處宣慰司稱海誠控禦叛王要地矣哈刺哈孫之行省和林也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

石以饋飢民不足則益牛羊又度地置內倉積粟以待  
來者浚古渠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教部落雜耕其  
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地理志元貞元年于六  
衛漢軍內撥一千人赴稱海屯田北方立站帖里干木  
憐納憐等一百一十九處成宗紀元貞二年二月給稱  
海屯田軍農具大德元年三月給稱海匠戶市農具鈔  
按稱海地鄰接海都海都犯邊屯田暫罷海都既平屯  
田旋復故成宗紀大德四年罷稱海屯田改置于呵札  
之地而六年九月又遣阿牙赤撒罕禿會計稱海屯田  
歲入之數也仁宗紀至大四年六月命和林行省右丞  
孛里馬速忽經理稱海屯田延祐元年三月敕儲稱海

五條河屯田粟以備振濟六年十一月敕晉王部貧民二千居稱海屯田英宗紀延祐七年五月復置稱海五條河屯田按七年復置則七年以前必嘗罷之矣是時明宗以不得爲皇儲憤發兵反兵敗走金山西北諸王察阿台等率眾附之屯田之罷其以是與後明宗不復入寇故屯田亦旋復也然則明宗紀冬居札顏夏居幹羅幹察山春則命從者耕于野泥當與阿魯歡相近阿魯歡卽阿不罕據是記鎮海城在阿不罕山東北則明宗所居當在其西也又按阿不罕亦作阿荅罕月赤察兒傳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篤娃據之不歸正朔垂五十年時入爲寇嘗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屯列大



軍備其衝突大德十年冬叛王滅里帖木兒等屯于金山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月赤察兒以諸軍繼往至大元年月赤察兒奏曰諸王禿苦滅本懷攜貳而察八兒游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倘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願爲國患臣以爲昔者篤娃先眾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款徹使不我異又諸部已歸順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于金山之陽我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成就彼有謀我已擣其腹心矣奏入帝曰是謀甚善卿宜移軍阿荅罕三撒海地阿荅罕在金山之陰當卽是阿不罕武宗紀大德十一年秋七月稱海置都元帥府當卽是其事特紀在大德十一年而傳

在至大元年差一年耳又按古人稱北包東稱南包西  
凡言金山之北皆謂其東北正今阿爾泰以東地也史  
于稱海屯田言之綦詳真人言喜見此間秋稼已成亦  
其明徵矣漢公主者金衛紹王之女也其母則衛王妃  
也元太祖九年金宣宗奉衛紹王之女岐國公主以請  
和宣宗旋遷汴使完顏福興抹撚盡忠留守中都中都  
危急盡忠密與腹心謀南奔福興仰藥而死中都妃嬪  
聞盡忠出奔皆束裝至通元門盡忠謂之曰我當先出  
與諸妃啟途諸妃以爲信然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  
先出城不復顧矣中都遂不守二妃與公主母之陷于  
北由盡忠給之也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

偕來我輩豈能至此金人虜宋帝后妃宗室于青城厥後盡忠棄燕崔立翻汴覆亡之蹟轉瞬一轍天道好還故令二妃等居鎮海城前後百年中與五國城唱月上海棠之主遙遙于萬里外東西相對也今科布多之地湖泊甚多故鎮海言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非車行地矣是地本乃蠻國所在故乃蠻國王以佳饌食山精也

以上第九節釋鎮海城卽稱海

若夫金山以南則先生跋中詳之霍闡沒輦以西又未得明徵姑闕俟知者

塞外疆宇自大石林牙西遁及元太祖創業斡難旋

平西域開闢漸廣而建設城郭興立屯戍與前此風  
氣境土迥然不同志地者固宜引據詳贍攷證明晰  
始可以得其實蹟所在余同年徐星伯儀部最精于  
此同里沈君復爲之疏通證明使甌脫之區瞭如指  
掌洵爲人間有用之書不徒以廣異聞也時道光十  
有八年五月己巳筠潭葉紹本識

落帆樓文集卷六

落帆樓文集卷七

烏程沈 垚敦三

外集一

連叔度周易辨畫序

易自輔嗣注行而義理象數二家各分門戶言義理者頗有微妙之思而按之卦象多不合言象數者拘于卦爻又穿鑿附會而無甚意理二者皆過也阜陽連叔度先生兼綜漢宋諸儒之說極七年之力成周易辨畫一書大指謂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不知象無由知言不知言無由知意故必以明象爲先又謂爻之義必期于貞當位是也天下之動貞夫一動而貞者必吉

動而不貞者必凶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然有當位而  
不云吉不當位而反云吉者義又具于上下無常剛柔  
相易中而不在本爻漢以來互覆升降卦變之說皆卽  
繫辭上下相易之意而所以必上下相易者凡以求其  
貞而已故解釋諸爻酌取荀虞之義而皆以貞爲說蓋  
有是書而義理象數二家之言融會貫通可以無相爭  
矣或譏是書不明六書不知朋卽鳳字而謂爲兩月不  
知遯本作遁而謂遯字從豚從走姤之羸豕又進一陰  
而爲遯又好采新說豫九四朋盍簪用來知德說解爲  
冠簪婦人六五貞疾恆不死解爲疾徐之疾旁死魄之  
死皆穿鑿過甚不合經義又彖象等傳有專言象亦有

離象而廣陳事理是書概以象牽配亦不免漢儒拘滯之失又拘于繫辭傳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二言謂諸卦初爻多統領一卦之旨上爻多總結中爻之義於是一卦但有四爻而初二爻皆贅設矣此更非陳列六爻之義余謂著書不能無得失要在瑕瑜不相掩是非不相亂而已是書據象陳義言有依傍不用空虛無實之說其精確處故自不可沒也歸妹彖辭有征凶无攸利之言注家皆以歸妹爲不善矣先生獨據彖傳謂由爻位之不當非謂歸妹之不善孔氏小畜正義謂巽是陰柔不能止畜在下之乾於是說者多誤訓畜爲止先生乃依古訓爲養如此之類不可謂於傳義無補矣是書



爲朱竹君學士所表章采入四庫全書今先生之裔孫某謀重付梓而請序於余先生不爲空言余不敢以空言復也因著其大旨如此

元史氏慶源碑跋

太宗十二年

右史氏慶源碑崔鉉撰庚子九月立石元太宗十二年也碑字多殘缺元史史天倪傳曾祖倫祖成珪父秉直碑但存倫之名錢少詹大昕元史攷異據此碑稱天倪曰河北西路都元帥稱天澤曰真定五路萬戶謂史氏之授萬戶始于天澤太祖紀及天倪傳謂天倪初降卽授萬戶者誤也今碑于天澤之官已剝落不可辨矣秉直三子天倪天安天澤元史于天安事附見其子樞傳

云甲午天安宣權眞定等路萬戶賜金符甲午者太宗  
之六年天澤傳已丑太宗卽位議立三萬戶分統漢兵  
天澤適入覲命爲眞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  
五路字上已殘缺當有宣權等字五路萬戶本授天澤  
碑稱天安曰五路萬戶知中山府事元初軍民官皆世  
襲天安子樞繼父知中山府傳于天安不言知中山府  
至樞始言以勳臣子知中山府亦史之疏矣碑中所載  
夫人氏族若納合末撚奧屯皆女直部族吾古論卽烏  
古論亦女直也惟刪只當卽刪竹乃是蒙古元史吾也  
而珊竹氏攷異曰一作珊竹帶又作散朮台鄭玉撰珊  
竹公遺愛碑云蒙古族珊竹台亦曰散朮解其家蓋與

國家同出視諸臣族爲最貴元秘史孛端察兒之兄曰  
不合禿撒勒石後爲撒勒只兀惕氏卽散朮台也按譯  
音無定字元史太祖紀屢言散只兀部疑卽珊竹帶也  
金史宗浩傳山只昆北方別部亦疑卽珊竹帶是時天  
倪與吾也而俱從國王木華黎征伐故天倪長子楫得  
有刪只夫人乎碑中所載諸州高州故城在喀刺沁右  
翼西北利州故城在喀刺沁左翼東北金之北京卽遼  
之中京元初仍金北京名至元五年改名大寧路故城  
在喀刺沁右翼南平泉州之東北直建昌縣北土河流

經其南

此碑宣差五路萬戶府  
詳議官趙安世篆額

元史進道碑跋

太宗后稱制四年

右史進道碑段紹先撰乙巳年五月立石六皇后乃馬  
眞氏稱制之四年也史進道元史無傳錢氏攷異據此  
碑張致叛在丙子討平在丁丑正太祖紀皆移前一年  
之謫碑洵爲讀史之資矣碑敘攻戰事文多殘缺錢氏  
次敘碑文載入攷異其言曰進道字道遠天倪父秉直  
之弟癸酉十一月與秉直同降從木華黎下山東甲戌  
三月還師圍中都八月進兵圍守北京乙亥三月城降  
八月進兵攻興州趙守玉望風送款以勦授義州節度  
使命管領北京勾當丙子錦州渠帥張致叛丁丑從王  
提大軍攻拔之張致伏誅王又令公招收廣寧府兵及  
城下開門迎降就命留守廣寧未幾復命留守北京在

北京十有餘年甲午薦其壻北京管民長官張之翼自代又十年卒是碑于甲戌園中都但存中都二字闕守北京但存一守字張致伏誅又招收廣寧但存迎降二字然則錢氏所見者尚是不殘本也進道卒于癸卯六月錢云又十年卒槩括之耳興州故城在今灤平縣南金制諸州有節鎮防禦刺史三等元世祖至元三年定一萬五千戶之上者爲上州六千戶之上者爲中州六千戶之下者爲下州江南旣平二十年定其地五萬戶之上者爲上州三萬戶之上者爲中州不及三萬戶者爲下州於是州置達魯花赤及尹無節度防禦刺史之目進道在元初官沿金制義州爲節鎮州故結銜稱義

州節度使前北京路兵馬都元帥也

元曲陽縣重修眞君觀碑跋

世祖至元五年六月

右曲陽縣重修眞君觀碑知常眞人姬志眞撰碑立于世祖至元五年六月首言重光大淵獻上卽位之元年詔命掌教大宗師眞常眞人代禮名山先詣北嶽則憲宗之元年也元代缺秩祀之典名山大川之祀付之道流姚牧庵所謂維方外臣竊取咸秩大爲醮祠無文每及者也姬志眞之名見長春眞人西游記

元北嶽廟題名殘字跋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

右北嶽題名字多磨泐不可識可識者諸路怯憐暨總管府及年月日等字又別行兼管內勸農及總管等字

而已怯憐怯字其心旁亦磨泐諸路怯憐下當脫口民匠都等字諸路上當有管領等字百官志管領諸路怯憐口民匠都總管府秩正三品至元七年招集析居從良遺俗僧道編籍人戶爲怯憐口立總管府以領之十四年以所隸戶口善造作屬中官總管一員達魯花赤一員所屬有管民提領所秩正七品河間益都保定冀寧晉寧大名濟寧衛輝宣德九所提領副提領各一員相副官二員汴梁曹州大同開元大寧上都濟南眞定八所提領副提領相副官各一員大都歸德鄂漢三所提領同提領副提領各一員相副官一員大都二員北嶽廟在曲陽縣曲陽縣初置恆州立元帥府後移元帥

府于歸德縣隸真定路中山府又改隸保定路真定保定皆有管民提領所則北嶽廟皆所管近地也怯憐口總管府之隸中宮者不止此職中政院所屬有管領本位下怯憐口隨路諸色民匠打捕鷹房都總管府秩正三品達魯花赤都總管各一員掌怯憐口二萬九千戶田萬五千餘頃出賦以備供奉營繕之事中統二年置此外又有隸諸王者管領本投下大都等路怯憐口民匠總管府國初招集怯憐哈赤民匠一千一百餘戶中統元年立總管府二年給六品印至元九年撥隸安西王位下是則屬中宮者曰都總管屬安西王者曰總管品秩不同三職皆世祖所置也至大三年別立管領怯



憐口諸色民匠都總管府秩正三品而中政院所屬添  
置管領六盤山等處怯憐口民匠都提舉司秩正四品  
統長官司五提領所十延祐後又置海西遼東哈思罕  
等處鷹房諸色人匠怯憐口萬戶府秩正三品統千戶  
所十一而中政院所屬管領怯憐口官愈多矣又迭只  
斡耳朵位下有怯憐口諸色民匠達魯花赤秩正五品  
太祖四皇后位下有管領隨路打捕鷹房諸色民匠怯  
憐總管府秩從三品而長信長秋承徽長寧長慶諸寺  
添設益多矣

元北嶽廟題名跋

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七月

右北嶽廟題名云至元庚寅秋七月朔大都高元帥子

天裕拜謁殿口口口口簡識可識者二十一字缺者四字高元帥當是高宣元史傳高宣遼陽人太宗元年詔宣爲元帥賜金符統兵從睿宗攻大名四年從破金兵三峰山降宣者二千餘戶籍以獻立打捕鷹坊都總管府統之以宣爲都總管賜金符仍令子孫世其職子天錫事世祖潛邸後官至兵部尙書天裕當與天錫爲兄弟至元庚寅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也

元眞定路中山府成宗崇奉孔子詔碑跋

至元三十一年

右碑勒至元三十一年七月詔諭一道額書蒙古字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秋七月壬戌詔中外崇奉孔子卽此碑之詔也碑後又載廟地四至及水陸地畝末云條

段四至已于大德六年增修則勒此詔書又在六年之後成宗紀大德五年夏六月建文宣王廟于京師七年閏五月詔禁犯曲阜林廟者十年秋八月丁巳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闈復傳元貞元年上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宮用釋奠雅樂從之又言曲阜守冢戶有司併入民籍宜復之其後詔賜孔林洒掃二十八戶賜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時方崇奉孔子故園地皆勒之碑云

元南宮縣扁鵲廟記跋

元貞二年六月

右扁鵲廟記將仕佐郎國子學博士康繼禮撰宣授眞定彰德官醫提舉劉潛德書篆記云扁鵲不常厥居今

有祠直龍岡之西北號曰神應王其山以鵲爲名每歲之春民俗以香火往薦者絡繹不絕風靡波流數百里間往往立爲下廟廟在南宮者蓋亦有年矣其意謂扁鵲廟本在龍岡西北之鵲山郡國多別立下廟南宮所立者亦下廟耳龍岡卽今之邢臺縣隋唐曰龍岡宋宣和二年更曰邢臺元亦曰邢臺爲順德路治記曰龍岡者用古名也唐邢州治龍岡元和郡縣志邢州內邱縣南至州五十八里鵲山在縣西三十六里昔扁鵲將號太子游此山採藥因名按內邱在龍岡之北山在內邱之西故記以爲直龍岡西北矣鵲山本名逢山漢書地理志常山郡中邱縣逢山長谷諸水所出東至張邑入

濁太平寰宇記蓬鵲山亦名龍騰山在內邱縣西六十  
三里注水經云中邱有蓬鵲之山然則以逢山爲蓬鵲  
山始見于道元注也今水經注滌渦渚泚諸篇皆缺矣  
太平寰宇記邢州東北至冀州二百六十里元和郡縣  
志冀州南宮縣東北至州六十二里然則由南宮至龍  
崗不過二百里由龍崗至鵲山不過入九十里矣元史  
百官志官醫提舉司秩從五品掌醫戶差役詞訟至元  
二十五年置由一品至五品爲宣授六品至九品爲勅  
授勅授則中書署牒宣授則以制命之官醫提舉從五  
品故稱宣授也又百官志諸路總管府下有惠名藥局  
提領一員今此記末云南宮縣濟民藥局司丞高天明

濟民司丞不見于志想以微而略之耳

元保定路唐縣武宗加封孔子誥碑跋

大德十一年

右唐縣學元武宗加封孔子誥後有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遙授平章政事闕復述語武宗紀大德十一年七月辛巳加封至聖文宣王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是碑則言十一年九月與史差兩月闕復傳大德四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一年武宗踐阼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官階與碑合傳又言復力辭平章不許上疏乞骸骨詔從其請給半俸終養時仁宗居東宮賜以重錦俸公卿祖道都門外釋老傳成宗崩仁宗至自懷孟有狂士以危言訐翰林學士闕復者事

叵測真人吳全節力爲言于李孟孟以聞仁宗意解復告老而去當時以爲朝廷得敬大臣體而不以口語傷賢者全節蓋有力焉然則遙授平章後復不久卽去矣是碑篆額出郭貫之手貫精于篆籀見本傳然結銜云中書左丞榮祿大夫太子詹事加授太子賓客攷貫傳云延祐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明年升左丞加集賢大學士五年除太子詹事六年加太子賓客謁告還家則碑當建于延祐之後也

又碑陰跋

右碑陰列唐縣職官書吏耆老進士姓名末書泰定二年十月元史百官志江北諸縣六千戶之上爲上縣二

千戶之上爲中縣不及二千戶爲下縣江淮以南三萬戶之上爲上縣一萬戶之上爲中縣一萬戶之下爲下縣上縣秩從六品中縣正七品下縣從七品攷地理志唐爲下縣而此達魯花赤散官則進義副尉從八品縣尹散官則承直郎正七品達魯花赤散官減于職尹乃散官高于職據元史選舉志凡文武散官元初例降職事官二等至元二十年始升官職對品蒙古色目初授散官或降職事再授職雖不降必俟官資合轉然後升職漢人初授官不及職再授則降職授官必歷官至二品則官必從職不復用理算法矣此外日月不及者惟歷繁劇得優獲功賞則優由內地入邊遠則優憲臺舉



廉能政蹟則優以選出使絕域則優然亦各有其格也然則蒙古色目人初授散官降于職事再授不降漢人雖再授散官猶降于職事故云降職授官言降職事授散官也漢人升職不能如蒙古色目之速歷年久者升其散官不升其職故散官多高于職蒙古色目遇資合轉卽升其職故碑石所載散官多下于職也又茲之達魯花赤或是初授故散官下于職縣尹或獲功賞或憲臺舉廉能故散官高于職矣選舉志又云至大四年蒙古人散官降職事一等色目人降二等漢人降三等然則漢人散官必下于蒙古色目其高于職者由升職之難轉見散官之高耳

元中山府加號孔子大成碑樓記跋

延祐六年

右中山加號孔子大成碑樓記仁宗延祐六年八月建  
記後列達魯花赤知府以下等官百官志散府達魯花  
赤一員知府或府尹一員秩正四品同知判官推官知  
事各一員提控案牘一員記後所列自達魯花赤至提  
控案牘與志合下又列蒙古教授儒學教授及附郭安  
喜縣等官攷地理志安喜爲中縣則達魯花赤縣尹皆  
正七品而此散官皆承務郎則從六品中山府達魯花  
赤知府散官皆亞中大夫則從三品同知中山府事散  
官則承直郎正六品中山府判官乃奉訓大夫從五品

元唐縣學記跋

致和元年五月

右唐縣學記泰定帝致和元年夏五月前承務郎真定路無極縣尹口希中述并書按是年七月泰定帝崩于上都九月文宗自立于大都改元天厯上都諸王忽剌台等兵入紫荆關將士皆潰十月紫荆關潰卒南走保定肆剽掠同知路事阿里沙及故平章張珪子武昌萬戶景武等率民持挺擊死數百人也先捏以軍至保定殺阿里沙等及張景武兄弟五人并取其家賞唐去保定僅百二十里耳得免馬矢蹂踐幸矣攷地理志真定路無極縣中尹正七品而散官承務郎則從六品元制路置總管府故記稱保定路爲保府然亦世俗之稱耳百官志于散府下同知府事判官推官知事皆不言品

秩但判官必卑于同知府事

元房山雲居寺藏經記跋

順帝至元二年六月

右房山雲居寺藏經記竹林寺僧法禎撰立于順帝至元二年六月斯寺經教久缺明里董阿于延祐中奏賜經律論一大藏又請寺僧行澤主京之竹林寺奏賜田五十頃澤後復歸雲居刻石識德明里董阿事見文宗順帝二紀中文宗紀致和元年七月泰定皇帝崩于上都簽書樞密院事燕帖木兒留大都遣前河南行省參知政事明里董阿馳驛迎帝于江陵帝至京師卽位以致和元年爲天祿元年封燕帖木兒爲太平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明里董阿爲中書平章政事遣使迎

皇兄明宗于漠北二年春明帝卽皇帝位于和寧之北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于明宗行在所明帝以帝爲皇太子帝發京師北迎明宗八月乙酉朔明宗次于王忽察都丙戌帝入見明宗宴帝及諸王大臣于行殿庚寅明宗崩燕帖木兒以明宗后之命奉皇帝寶授于帝遂還己亥帝復卽位于上益大安閣順帝紀至元六年六月丙申撤文宗廟主詔曰文宗假讓位之名以寶璽奉上皇考推誠不疑卽授以皇太子寶文宗稔惡不悛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內懷慙媿則殺也里牙以杜口旣往之罪不可勝誅其令太常撤

去在廟之主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

阿明正典刑九月辛亥明里董阿伏誅是記極口稱譽

功烈豈知兵已在其頸也

此碑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陳顯篆額記未有宣授進義

校尉出蠟提舉司正提舉張彬助緣監造進義校尉散官正八品出蠟提舉司從五品

元中山周氏義行銘跋 順帝至元二年七月

右中山周氏義行銘奉議大夫真定路同知中山府事

幹洛那台氏兀納罕撰錢少詹大昕元史氏族表曰兀

魯兀台氏與元同族孛端察兒之曾孫曰納臣把都兒

生二子長兀魯兀台次忙兀台子孫各因其名爲氏兀

魯兀台之孫曰朮赤台兀魯兀台聲與幹洛那台相近

氏族表又言幹刺納兒氏亦稱幹羅納氏其先幹羅納

兒亦抄真幹兒帖該之子與元同族又言阿朮魯亦幹  
納氏史作幹魯納台氏按幹魯納台亦與幹洛那台聲  
相近

元保定路唐縣靈源山壽聖寺雲公大和尚塔銘  
跋 順帝至元六年二月

右雲公和尚行實塔銘博陵東野浮圖酒埽靜山庵主  
德安撰石曰泉甘露禪寺住持月堂長老圓明書丹按  
石曰泉沿漢石曰河之名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三年夏  
四月己巳罷常山呼沱石曰河漕鄧訓傳永平中理呼  
沱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  
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

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  
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太平寰宇  
記鎮州平山縣房山在縣西北五十里澱水出焉亦謂  
石白水又謂之鹿水出行唐東入博陵謂之木刀溝然  
則石白水卽木刀溝之上流古木刀溝在今新樂定州  
祁州之南而唐縣在定州西北五十里石白水不得在  
唐縣界又石白水在滋水之北泝水之南泝水土名沙  
河元和郡縣志譌寫作泝水泝水在泝水之北唐縣又  
在泝水之北石白水不得越泝泝而至唐縣東北章懷  
太子章帝紀注謂石白河在唐縣東北誤矣總之唐縣  
無石白水續漢書郡國志常山國南行唐有石白水是



也

元重修華嚴書經本記跋 至正元年五月

右重修華嚴書經本記房山縣西鄉里東峰古刹舊有堂貯石刻華嚴經歲久摧剝高麗僧慧月請于諸貴人爲重修之記末列功德主姓名內有中政院使伯帖木兒中政院者掌皇后財賦營造諸事是時伯顏忽都皇后無寵而第三皇后奇氏方貴幸居興聖西宮至元六年十二月特爲置資正院官以宦者朴不花爲使奇氏與朴不花皆高麗人也記刻于至正元年夏五月慧月高麗僧而功德主有中政院使無資政院使慧月固賢于當時之僧歟

元中山聖廟禮器記跋

至正十二年八月

右聖廟禮器記刻於順帝至正十二年八月記言春秋釋奠自天子而下朝服西面拜跪攷元史祭祀志宣聖廟釋奠儀奠幣酌獻皆北向跪拜無西面拜跪之禮記乃訓導官所作而與史不合檢通典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夫子追贈謚爲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勅命並撰儀注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豈仍舊宜補墜典永作常式自今以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十哲等東西列侍又飭兩京及舊宅廟像宜改服袞冕其諸州及縣廟宇旣小但移南面不須改服然則西面拜跪者開元以前之儀開元雖有

移坐之制但諸州小縣既不改服卽不移坐亦容有之  
事元史諸志但依經世大典抄錄延祐雖有釋奠之詔  
而所用儀注州縣仍沿西面拜跪故習訓導官卑狃於  
所見遂以爲天子以下皆西面云爾碑陰中山府達魯  
花赤正四品而散  
官奉政大夫乃正五品安喜中縣正七品而達魯花赤  
散官忠顯校尉則從六品縣尹散官承直郎則正六品

丸熊圖跋

堽友沈君退甫少失怙家又多故生母李太孺人厲志  
守節於漂搖患難之秋嚴訓子而勤督課退甫旣成立  
取唐柳仲郢母丸熊膽故事作圖以志母訓張君淵甫  
爲之敘矣又屬堽書其後堽竊惟唐世高望華族教子  
孫皆有禮法故能保其門閥世享重名於天下史稱穆

崔柳等族代爲孝友聞家貴倨如韋陟侈矣然家法修整敕子允就學夜分視其課勤則問安色必怡少怠則立堂下不與語童奴雖多賓客必使允應門教子之嚴門庭之肅名門右族大概如此仲郢父公綽叔父公權皆時名臣母韓氏開元名相韓休曾孫也祖滉父舉皆爲大官滉性節儉自始仕至將相不爲家人資產休家訓子孫至嚴貞元間言家法人稱韓穆二門故韓氏善訓子公綽治家埒韓滉仲郢能守其法子珙亦清直有父風讀珙所述家訓恭儉孝友之風至今猶可想見宜其家門鼎盛子孫蕃衍也今世士大夫無家法不能教子弟子弟非驕溢淫縱卽凡陋庸鄙如豎賈所爲卽閒

有一二以訓子稱者亦不過授以速化之術冀可圖利  
祿而已若古所謂經世之學行已立身之槩無有聞焉  
學非所學教非所教而人心風俗遂至大壞而不可收  
拾也高門貴族尙如此況貧賤乎況婦女乎退甫爲人  
狷介疾惡有河東柳氏之風不爲俗學所惑而求至於  
道家益貧而操守益堅吾知太孺人之訓必有異於世  
俗之所爲而以無媿古人勵其子故子能賢如此然則  
退甫亦惟勉至於古人以克副母訓而已夫所以無媿  
古人者固不在出處顯晦之迹也

丙申四月陶然亭燕集記

柳子厚曰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

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是言爲政之暇不可無游觀以輔其高明也夫豈獨爲政哉君子之爲學亦如斯焉夫得清遠寥曠之區仰觀俛矚以廓其物外之想而又有良朋以上下其議論則不言學而學存矣是故莊論可也諧談亦可也無非解煩釋滯之具也抗言可也不語亦可也無非從其所已及而啟其所未逮也然則游觀其可少乎陶然亭者都城寥曠之區士大夫宴賞之勝地也道光十六年首夏之朔道州何紹基子貞與弟紹業子毅宴客于斯亭客之至者五人安邱王錫口篠友日照許瀚印林鎮海姚燮野橋成都汪堯辰致軒及珪也黟縣俞正燮理初

則期而不至□□劉□□心農則先至而卽去故與宴者但七人天氣清和微風散馥酒酣以往書扇作畫哦詩聯句子毅捉野橋臂讀曲踏歌極其興之所至可謂樂矣夕陽將墜客猶未散垚以寓在內城揖諸君先歸走出亭清風振于林木恍若鸞鳳之音自天半而降不覺胸中鬱滯一時消融頓盡而心之空明又將以虛而能有所受夫乃歎勝地良辰友朋會集之必不可少也子毅約諸君各爲詩若文以永斯游垚因卽此意以爲之記

記湯侍郎告門生語

蕭山湯侍郎金釗以理學名海內震澤張生洲侍郎主

江南鄉試所取士也爲人守正不阿依侍郎于京邸會  
試不第侍郎謂之曰君不能隨時外人皆與君不合卽  
有授經之席我亦不薦夫以君之不合時宜將安所容  
身哉惟我愛才能容君耳君可留教我子未幾又謂之  
曰我兒本習舉業自君入我門頗看理學書少年人當  
專意進取一有先儒迂闊之見橫梗于胸中則進取望  
絕矣夫理學之說可以爲名而不可行也君不知變通  
亦已自誤以教我兒又將誤我兒矣我留君課兒爲舉  
業不爲理學君宜體此意歸安陳洪謨聞之曰侍郎此  
言非天下之福

論曰侍郎之言所謂大人患失而惑者非歟若繩以隋



書五行志之例當以爲言不從之戒矣侍郎室中壁障楹聯盡英和相國手書一門下士趨謁曰英相公書可謂精絕侍郎因指示佳處其人曰相公書誠佳然公何以懸之若是其多也竊謂懸一聯猶可乎

記小皮受撻

小皮者皮姓名福禮部左侍郎新城陳公故僕也其父先事公故公家人皆呼福爲小皮道光十四年秋九月公取堽充浙江優貢生且命載後車入都時

上以史評代公爲浙江學政而

命公留杭州讞獄公以能文章扶植寒士名海內賓客戶外屢常滿小皮性敏以事公久亦學爲詩公輒取而

依幕下不宣 壺頓首謹上

荅王亮生書

接手示并錄示小湖先生屬招之札 壺以菲材猥蒙明  
公獎引感媿交并校文事重深懼不克勝任顧自念夙  
具四方之志久欲以鈍質與海內豪傑相砥礪今幸得  
奉教于賢士大夫深愜素願况隨使車游歷南漸江而  
北汝頴謝公賭墅之山漢帝射蛟之所翠被耀目想楚  
子風雪之游羽扇揮軍憶韋叡凱旋之樂攷地形于歷  
陽壽陽究涇濱于東迤北會安豐大別證漢志之非譌  
姑孰當塗笑唐賢之多誤尤足摠懷古之蓄念釋讀史  
之前疑是以承命不辭謹俟使到就道然撮壤之助非

有補于嵩恆聚螢之光亦奚增于星月深慙無任幸足  
下備道區區壺頓首

謝府君家傳

謝府君諱維字顯臣號蟾桂紹興府蕭山縣人也先世  
由江陰徙蕭山府君同產四人以次居仲爲叔父後幼  
沈毅長益自樹立鄉黨服其行誼世居縣南之桃源鄉  
鄉有太平橋跨橫江之西江以西諸村落之水爭走焉  
道光八年二月山水暴漲橋壞支以木行者往往落水  
中府君惻然命子芝英改作之堅于其舊南鄉土故瘠  
收薄族繁多貧乏府君與從子毓英謀爲義倉以振卹  
事未就而卒年七十三歲毓英亦先府君卒十二年府

君之子謀繼先志與再從弟煥辰卒置良田百五十畝  
云

論曰唐時州縣興造之事聽長吏自爲宋後動須上請  
一錢以上州縣不得擅用所請不能稱所需則所作往  
往不堅固於是長吏始有借助富民民之好義者有助  
官興造之舉符富民輸錢佐材費見王介甫信州興造  
記是宋時已然至金元更甚姚牧庵撰游顯神道碑言  
游氏爲代之崞縣鉅姓顯父當金時傭工鑿平太和嶺  
石路又橋崞水以通夏冬閔漲病涉鄉民惠之目爲崇  
善老人虞道園撰大同路城東興雲橋記言如渾水循  
城東而南行遇積雨橫溢阻行者自元魏至唐率造橋

以達金西京留守高慶裔于天會壬子作橋不一年以大雨雷震有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二年乙卯居民高居安葺完之是皆民助官興修之事也道圖又有平江路重建虹橋記言虹橋在闔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爲咽喉要處水至橋下匯爲回淵最深廣隨折東行勢剽悍橋舊植以木歲久腐槁今夏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卽日召吳縣下吏計令修治吏曰役大懼不卽成請草具以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架木非經久計改作將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無煩官也官聽所爲文貴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泰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十五萬貫是又官修不及民修較堅之

證矣興造本有司之責以束于例而不克堅責不及民而好義者往往助官徇民之意蓋任其責者不能善其事善其事者每在非責所及之人後世事大率如此此富民所以爲貧民之依賴而保富所以爲周禮荒政之一也府君不忍鄉民之溺惻然任建橋之事設遇姚虞二公將如何其褒稱也府君之孫注以道光甲午舉于鄉而余亦以是年貢成均相遇于京師以傳請余因據所述而書之

恩貢生戴君墓表

君諱宸字晴楓湖州府歸安縣人先世居休寧曾祖爲穀始徙歸安祖滋父永槐以商籍補仁和縣學生君年

十九入仁和學鄉試屢薦不得解兩應

高宗純皇帝南巡召試皆列二等不得官君從父永椿以進士起家官至江蘇按察使子及孫皆貴而君僅以恩貢生終迨選授景寧縣學教諭而君已前卒矣君好吟詩鉛山蔣編修士銓左都御史金公德瑛門下士也君爲金公孫壻在甥館師事編修詩日工與烏程王復齋鑿孫心湖功烈陳無軒焯相倡和所著有沐桐居士集浙江巡撫阮公元採入兩浙輶軒錄金孺人諱穎第能詩有蘭省吟橐繼娶董孺人有賢行曾割臂療母疾子四璈珣玕琪璈珣皆諸生女二長適仁和諸生朱肇會次適烏程監生陳泰孫八人曾孫五人君卒于嘉慶

三年某月某日年五十有四璈先君卒道光七年七月  
珣葬君於烏程東鄙要字一圩之原君孫銓與珪交銓  
痛大父力學而嗇于遇也乞珪文表於墓珪謹据銓所  
述而敘次之如此道光十二年正月烏程沈珪表

張孺人墓志銘

珪友陳銅士彊敏有幹略思以所學施諸用而試于有  
司輒報罷道光十五年與珪先後至京師再應順天鄉  
試再被黜先是銅士屢喪其偶入都時挾其少子以來  
少子年十餘歲聰慧能作文珪每以不得於身必得於  
子爲銅士慰而銅士乃以身之不遇爲悲也銅士以所  
作繼室張孺人行略請銘于珪珪諾而未及作至今三



年矣張孺人美而賢銅士不平之鳴輒婉解之堯安可  
不銘孺人諱文芝字蕙卿號畹香女史歸安人也世爲  
湖州冠族家在府城內蘇臺人稱以所居曰蘇臺張氏  
曾祖之綱縣學生工詩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獻頌以

召試失期不得用祖暎樞乾隆十七年進士杭州府學  
教授父虹國子監生母沈氏教授君與兄編修君暎斗  
皆以詩名孺人生名門幼嗜書稍長通毛詩論語孝經  
工吟詠孺人之姑曰安曰密皆能詩安適嘉興金氏其  
女歸湖州戴氏亦以詩名詩固家學也然孺人好讀史  
熟有明一代之故有至性居母喪哀毀合禮國子君末

年好茗飲非夜分不寐孺人恆手書一卷侍父側哦書聲與茶沸聲相應寒暑無間者十餘年故人謂張氏多賢女初孺人曾祖母史太安人治家有法有老嫗以鬻珠來遺美珠數十顆價值數百金太安人遣人送還之一時士大夫盛稱其事沈尙書近思書還珠亭三字表其墓閨門雖肅婦女皆婉順知禮節異於他族所爲孺人之賢亦由其家法然也孺人年二十四父命許嫁陳氏而國子君旋歿銅士又遭父喪故至二十九始歸歸未三月遽以療疾卒道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也得年僅三十銅士思用世而不見用嘗取諸葛孔明故事繪圖以見志曰抱膝孺人指之曰諸葛公生平得力安在

日在澹泊寧靜孺人曰良是願君毋忘蓋以諷也嗚呼  
可以想其賢矣銅士將以南歸後葬孺人于某原銘曰  
顯晦通塞天所爲遭時功業薄四垂時不我用山水娛  
君子守位不出思此理紅閨先見之以諷夫子進良規  
古有明星戒旦詞茲意深于雞鳴詩數尺荒土薶圓姿  
遺詩幸猶存色絲吁嗟陳君亦何悲

落帆樓文集卷七